



编者按: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在浙江的各个城市里辛勤耕耘;他们以青春和汗水,展现着属于不同年代的人生风景。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钱塘江》特别聚焦“打工作家”群体,以写作为光,标记生活,照亮梦想。

我在工厂踩盒子

刘力恺(湖南邵阳)

着纸盒的角,右手托起纸盒下垂的腰,两手用力往铁板上压,右脚踏上踩盒机的踏板,低头,弯腰,移动纸盒,深一脚浅一脚,半个钉子一个孔,总算开始找到了感觉。

二

因为那股劲儿,我忍受着肉体的折磨度过了第一个月,正当我庆幸自己圆满完成这一“壮举”时,却摊上了事。

那天周末,好几个同事请假休息,段组长安排我进内车间和另一个同事打包。因为是上等膜,得三个人配合协作,我分到的是抱膜(把膜从车上抱到操作台上),抱着抱着,膜滑了,“啪咚”一声,膜从操作台上滚了下来,品质部的主管恰好走了进来,目睹了这一场“意外”。我赶紧蹲下身子,背对着那位主管,收拾起来。我心想:应该也没啥大事吧,就是膜摔了一下,捡起来不就好了么?

“你这新来的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一卷膜多少钱吗?小心你一个月工资不保,等着处罚吧……”说完,她瞥了我一眼,匆匆忙忙扛着那卷膜走了。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听着段组长的唉声叹气,我慌了,完了,这次闯大祸了。

周一早上开晨会,我胆战心惊地走进会议室,预感到自己应该是全公司的焦点。我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蹲了下来,埋下了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责骂与处罚。

品质主管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高

跟鞋与地面碰撞发出的“嘎达嘎达”声,戳得我一阵阵发慌,我的头埋得更低了。突然,她停在我的身旁,在最靠近我的座位上躺了下来,左脚搭在右脚上,趾高气扬,时不时地对我摆出一副铁皮青蛙脸色,与她相比,我更像是囚犯的模样,低矮的身姿,身临“刑场”,内心火急火燎。

然而,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领导并没有因为摔膜的事责骂与处罚我,相反,还对我进行了“嘉奖”。

原来,摔膜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在我,而是上一个流程的机器出现了故障,导致膜没有卷紧;至于嘉奖,理由是工作认真负责,外加一个“大饼”的奖励——“从下月起,实行员工奖惩机制,以实习生小刘为标准……”

从会议室走出来,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其实,我没有把所谓的“嘉奖”放在心上,不惩罚,对于实习期的我,已经是最好的奖励了。

三

包装工的生活一如既往,我依旧是一个人踩盒子,偶尔去别的岗位帮忙,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五个人的包装部门,算我年龄最小。

有时我被安排到内车间打包。一般都是彩盒包装,流程多,工序杂,最重要的是膜相当贵,有了之前的经历,我做事也老成多了。小心翼翼地抱着膜,打着包,品质主管时不时会来看看,大嗓门唤着“认真点,膜贵,你们赔不起

的”,“嘎达嘎达”又走回办公室……

那天,她噤声啪啦冲进了车间,一副苦瓜脸,进门就开骂:“你们包装工怎么回事,几十卷彩包膜,标签批号错了都不知道?”同事们和往常一样,像个听话的孩子,一边埋头干手头的活,一边默默地承受着她无理的发泄。

我瞪了她一眼,转身抱起一卷膜,重重摔在操作台上,她情绪更激动了,扯着嗓子大喊:“你小子不想干了是吧?干不了就走人……”

我忍够了,这个月以来,每天看她的脸色,忍受她无情的发泄和嘲讽,同事们有苦说不出,好几个女孩被骂到流泪痛哭。想到这些,我什么都不在意了,挥起拳头,准备砸向她,出了这满满的恶气,一旁的段组长和飞哥连忙把我抱住,对我说:“小刘,别冲动……”

几天后,一个下班的夜晚,段组长叫上我和飞哥去吃夜宵。在宿舍楼下一家上等的餐厅,他点了一桌子的菜和两瓶啤酒,飞哥和我四目相对,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山珍海味。

我疑惑地问道:“段哥,今天是咋了,吃个夜宵搞得这么丰盛?”他轻声说道:“平时工作挺辛苦的,好好吃一顿。”说完,他拿起一瓶啤酒喝了起来,我和飞哥拘谨地坐在一块,傻傻看着段组长哗啦哗啦地喝着,一瓶接着一瓶。等了许久,他捏出一句话来:“明天我就要走了,你们多吃点,不然浪费了。”话音未落,他哽咽了,眼眶也是红红的,为了掩饰自己,他又拿起了一瓶啤酒,一个劲儿喝着。



钢笔画《村口》(局部) 魏维伟(广东连州)作

单车岁月

陈开翔(贵州关岭)

大桥下,由于晚上光线不好,一下撞上了限宽的水泥墩子,还好人没事,就是自行车龙头被撞歪了。还有一次,从所前镇看望老乡回来,也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刚下过雨,路面湿滑,在一处下坡路段,车刹不住,一下冲进路边两米多深的山沟。还好山沟逼仄,掉落的时候,被两边的土壁缓冲了一下,到了沟底,我们都没事,还是站立着的,女儿没哭没叫,只是骨碌碌地转动着大眼睛,她不知道,我们从鬼门关溜了一圈回来。狼狈地从沟底爬上来,自行车是不能骑了,推着走都不行,因为整个车身被摔得严重变形,连修都没法修了。扛着被摔坏的自行车慢慢走着,以期可以碰上收废铁的地方,一直走到所前镇的三泉王,都没遇到,累得实在不行,索性将自行车扔了。走了三四个小时,回到临浦暂住地的时候,已是万家灯火了,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行车已被扔掉,只是说停在路边时被小偷偷走了。

对萧山南片这片土地的熟悉,得益于那段单车岁月,没事的时候,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瞎逛,那时还没有手机导航,就是漫无目的,逛到哪儿就是哪儿,深山老林里、运河野渡边,只要颇具人文景观的好地方,都去参观过了。很多时候,一个人,一辆自行车,有路的时候,人骑着车,无路的时候,车骑着人

(扛着自行车)。

从临浦到萧山城区,骑自行车快些要一个多小时,空闲的时候,我经常要去的。老家人爱吃猪油,萧山西门菜场的大肥肉便宜,便一次买了很多,回来熬制好用罐子装起来慢慢吃。当然,骑自行车进城最大的乐趣便是逛书店了,那时萧山东路上的席殊书屋还在,每次进城我总要去逛上一逛,里面是找不到教辅游戏之类书籍的,店面不大,七八十平方米的样子,书店分里外间,外间摆放着的是一些新到的人文类图书,都是按定价卖的,里间摆放着的是一些打折的特价书,别着特价,那可都是正版的好书,我手中的《蒙田随笔全集》和《W·S·默温诗选》,都是那时在席殊书屋淘的。轻柔的音乐中,一天的时光很快便过去了,约莫书店快打烊了,我便起身走出店门,跨上倚靠在墙角的自行车,吱吱吱吱地往回赶。

一辆自行车是孤单的,一溜自行车是壮观

的。要是谁搬家,随便叫上一声,准会有一溜的自行车出现,打工人家什不多,你拖盆,他绑桶,有时由戴村镇搬到临浦镇,有时从所前镇搬到义桥镇,有时从进化镇搬到浦阳镇。骑行中,盆碰着桶,桶磕着锅,碗在桶里上蹿下跳,一路上叮叮当当,好不热闹。

自行车上的时光,总是很慢,由于慢,才能轻易看清楚一条山脉的走向,一垄田地里的收成,一片树叶上的脉络……漫无目的地骑行着,很多事都是无法预知的,说不定在下个路口会碰上什么,一切都随心、随性、随缘。有好玩的去处,便停下来,尽兴地看透、玩够。走走停停,自行车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在腿与腿的配合中,完成了人与大地交谈的另一种形式。

几年的单车岁月,有惊有喜,更多的是一种苦涩中的甜蜜,回味过后,有时会同会心一笑。2007年的时候,妻子

怀孕大着肚子,工厂里没活的时候,我便用自行车带上她到处瞎逛,时逢夏天,太阳热辣辣的,来到了山间的西瓜棚边,碰上有刚炸裂开的西瓜,瓜农便会便宜卖给我们,一块钱一大个,然后蹲在路边的树荫下美美啃个够,等太阳弱了些,才起身上了自行车,晃悠悠地离去。其实想想就后怕,用自行车带着大肚子的孕妇颠簸去是很危险的,可那时年轻,年轻,就意味着很多问题不断被忽略。

后来,淘汰了自行车,骑上了电动车,便很少出去逛了,因为出去了几次,电动车没电抛锚在半路上,推车的感觉,不是一般地难受。再后来,开上了小汽车,速度倒是快了,可沿途的风景却一闪而过。很是怀念那段骑着破自行车漫无目的的到处瞎逛的日子。

劳动者之歌

工地日记

苏城(湖南益阳)

烟盒空空如老家的破旧屋子
我出门打工
像是一支支出去的烟
行李收拾了我
远方穿上大头皮鞋

下班之后
要记工、点菜、相思
西风规定要欺负怕冷的汤
老师傅想读初中的女儿了
花生泪似地落在水泥地上
生活狠狠咬开鸟苏的脖子
我用一次性筷子画着月亮

四月的云,小小如一只兔子
打听到故乡添雨
可工地寄不了邮件
我卖掉了日子
称几斤胡萝卜偷偷塞给春天

钢筋工

洪佑良(湖南浏阳)

坐在小山样的钢筋堆里
你像一位手艺精湛的绣女
沉重冰冷的钢筋在你手里
是那样温顺那样柔软
扳弯,折角,绕圈,编织
钢筋就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就这样折了十几年
方形的围箍条形的挑梁
圆形的屋檐尖形的拱角
和你越来越佝偻的腰身
这个城市的很多建筑
都有你撑起的坚硬筋骨

好想用一根长长的钢筋
将城里和故乡连起来
一直连到自己的老屋
你要折一枚银色的月亮
挂在老婆孩子的窗前
让他们的梦里洒满光辉

缝纫工

王恩贵(四川盐亭)

由针孔,一丝丝拉出来
光阴的渗透,乌黑走成花白

日子叠放在工作台上
一摞一摞堆成金字塔
每一秒都踩进密实的针脚

熨斗烫平衣服的皱痕
也将朴实的愿景整烫平柔
暖暖地放进心窝

灯盏熬不住打起呵欠
窗外星星闪烁,总会想起
远方那双慈爱的眼睛

下班路过花圃,轻轻触摸
夜色中弥散的花香
不时将花瓣上的露珠
看成稚嫩瞪虎的泪滴

每个清晨
从天空摘下一片云霞
修剪成理想的模样

打工者说

李龙江(浙江舟山)

其实,我是棵树
来自故乡的树
根却在漂泊
在别人的城市,生长梦想
阳光下,等待另一场雨
风吹过的时候
学会歌唱

没日没夜,敲打着钟点
用无边的疲惫
跟随着那片流浪的土地
去营造一个个有形的精彩
渴望瘦弱的枝条上
一二声鸟的鸣叫
在秋天快乐地放飞